



阮嗣宗集卷三



瀛海及朴訂

裔孫阮漢聞較

論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經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



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  
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  
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  
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  
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  
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  
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  
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  
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  
發天地旣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

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  
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旣歿德法  
垂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  
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裒多  
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于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  
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  
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  
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  
包而有之合而舍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



乃下貴復其賤美盛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  
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旣衰非謀之獲應運  
順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  
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  
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  
繼明照於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  
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  
閻察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  
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歲往  
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履燾天地之道囊括萬

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  
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  
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  
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  
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  
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  
退之下降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  
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異以成類乖離旣解緩以  
爲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旣  
决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



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賚離教也  
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井養  
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  
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  
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  
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  
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  
大夫之位群而靡容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  
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  
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

衆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  
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  
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物唯類  
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旣應于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  
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篤偽薄也小過下泰不宜于  
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鳥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  
鳥以凶是以災青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  
欲遂小亨正象陰背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  
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慮其敗也通  
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



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  
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爲開坤  
以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于未水生  
于申而坤在西南火老于戌木生于亥而乾在西北  
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  
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于巳一  
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于風陰德有紀  
火中鳴母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  
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留肇幽  
爲陰在中未達舍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

物旣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  
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  
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撓莫輔大者  
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  
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  
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劔戟在闔雖冥  
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央也故高宗伐鬼方柔  
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旅  
上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  
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衢則亨



陽明集卷之三  
三  
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問誰咎之也無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脩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無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一作試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

賈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充者也欲大而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王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脩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决施令誥方因



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咸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

仰生合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一作利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



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極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陵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全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馬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于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乃闕鑿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



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鷗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王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于閬峰之

上者資端冕服驕駟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驪騶者凡乘之馬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嵬之高杜衍漫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



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寘通謂之川田謂之淵平謂之士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以死推之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

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子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唯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



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  
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  
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  
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  
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  
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  
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  
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  
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  
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

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  
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  
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寔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  
于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飭以顯潔者惑于生畏  
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  
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  
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  
誠也剋已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  
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沉瀝者  
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胄之民也潔已以



尤世脩身以明姱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  
文者迷罔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  
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  
窮也是以名利之途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  
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  
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  
生又安知貪滂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  
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  
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  
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

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  
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  
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飭帷牆出媚君上入  
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  
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于世俗也是以山  
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巳夫鴈  
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疑落如知而龜  
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  
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  
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思也故



夫裴東馮軾者行以離交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  
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  
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  
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  
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  
導馬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無  
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  
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  
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  
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  
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  
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  
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脉亂次而退  
蹉跌失跡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寔喪氣  
而慚愧于衰僻也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  
善于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  
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于此故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



千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無之何損于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丘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

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夫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日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于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興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嘆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



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置遺一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客氣發于中聲入于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彼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

殺有等至于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于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頌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脩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石其物皆調和



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頌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遵之以善緩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伏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

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禮樂正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富溢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



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恠聲竝出盛衰之代相反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竝造竒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倚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陵之歌憎北里之

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嫵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于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日變造歌詠至于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



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籥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

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樂聲希治脩無害故繁毓蹌蹌然也樂有節適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當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



易簡則節制令一作全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氣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後之末輿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于

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迎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



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班亥耽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阮嗣宗集卷三終

阮嗣宗集卷四

瀛海及朴訂

裔孫阮漢聞較

傳牋奏記書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墮魁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



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  
恠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恠而  
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  
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竒域遊覽觀樂  
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于蘇門之山而去  
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  
貴莫貴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  
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  
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慎  
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之

道德唯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  
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  
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  
茅土揚聲名于後世齊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養  
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  
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  
吾恐世之咲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無由自  
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  
笑吾爲先生不取也予是大人先生乃適然而咲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內而浮明開達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方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霓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群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

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蝨之處于裋之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裋褊自以爲緼墨也饑則鬻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死于裋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蝨之處裋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已亦觀夫陽鳥遊于塵乎而鷦鷯戲于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于余乎且近者夏喪于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未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至人



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忘情乎  
世繫累于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  
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  
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  
收之不盈亡不爲夭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  
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  
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  
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  
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

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  
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  
睽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  
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滯滯而  
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于  
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讐音聲不  
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易則  
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  
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  
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



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于是懼民之知其  
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  
而罰不行乃始有忘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  
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  
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  
颻于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食湯谷夕飲西海將  
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于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  
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于昭昭者不足以達冥子  
之謂也先生旣申若言天下之喜竒者異之忼愾者  
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僞之名莫

識其直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恠者菽如  
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  
萬物運于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道乎有宗  
扶槌之野有隱士馬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  
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朴淳厚之道已  
廢而未技遺華竝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爲利  
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  
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

山鮑焦立以粘犒萊維去而道

疑道誤

死亦由茲矣夫

吾將抗志顯高遂終于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



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願與  
夫子同之于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蔽  
明倚瑤廂而徘徊揔衆轡而安行頤而謂之曰泰初  
真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  
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德義  
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  
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迫則成彷彿足以舒其  
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  
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  
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

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  
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  
以忘生要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迨  
死予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  
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  
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  
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  
迨而遊覽焉見薪于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  
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  
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于身伏以俟時孫刑



足以擒麗雖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羸牙旣老而弱周旣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城諸侯南面稱帝媯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逮咸陽曬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變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爲用不以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

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嘆而歌曰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召平封東陵兮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隕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理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霄兮日月隕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



襲而服美佩弗飭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  
 去而遐浮肆雲□興氣蓋徜徉回翔兮泮泮之外建  
 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礮磔開不周而出車兮步  
 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端余  
 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或作釋前者而弗修兮  
 馳蒙間而遠疑邁道誤棄世務之衆為兮何細事之足  
 賴虛盈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  
 兮召忻來使緩風板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  
 躍清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  
 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

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昭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  
 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  
 而代邁四時奔而相適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  
 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  
 適兮歷寥廓而遐遊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  
 浮壓前途于彼適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  
 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  
 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  
 心達神超遙遙茫茫樂下至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  
 志矜局或作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



幽之王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迥鴨兮服太  
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安燁  
以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髦而垂鬢兮曜紅顏  
而自新時曖隤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氣解而  
霧離兮靄奔散而永歸心悄悄而遙思兮眇迴日而  
弗晞揚清風以爲旟兮翼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  
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而先  
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  
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  
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兮出

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緩陽之帶  
含竒芝嚼甘華翕浮霧餐霄霞與朝雲颺春風奮乎  
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墮策流盼乎唐虞之  
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時不若歲  
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  
勾勾者自以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  
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  
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忽莫之初  
慮周流于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于四運翻翱  
翔乎八隅欲縱肆而彷彿沈瀆而靡拘細行不足以



為毀聖賢不足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  
 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  
 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  
 湯武竝功[王]許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蹤天地  
 且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  
 聲躡元吉之高蹤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  
 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  
 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蹶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  
 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  
 余觀之將焉存乎于茲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軌沕洋

汜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頤而道覽焉則有逍遙以  
 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 ]霍分離蕩漾洋洋飈涌

一作 踊 雲浮達于瑤光直馳驚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

無為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  
 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  
 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  
 浴大始之和風澗逍遙以遠道遵大路之無窮遺太  
 乙而弗使陵天地而逕行超鴻濛而遠跡左蕩莽而  
 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  
 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嵬高山勃玄雲朔



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墮  
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隆陰  
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翁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  
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  
專一  
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  
天恣所經往來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  
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道  
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原  
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颺  
颺登黃山出栖遲江河清浴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  
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

延年壽獨敖世疑落三字一望我何時反超漫漫

路日遠先生從此失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

地而與浮明疑是與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鸚

鵠不踰濟貉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

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

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

哉

為鄭冲勸晉王牋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  
寔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  
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號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  
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  
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  
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  
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  
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  
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  
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  
宅顯茲大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  
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  
訾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  
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  
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于桓文然後臨  
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  
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奏記太尉蔣濟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椽屬辟書始下而下走  
爲首昔子夏處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于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帝帶之士孤居特立  
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  
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于東臯之  
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答伏羲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  
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

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  
促節則無間不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瓊虫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  
神化者非局噐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  
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  
翼鳩鵲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  
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宜破樽以入罔  
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通適或作適檢若良運未協



神機無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于玄區之  
表攄妙節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蹕踔陵忽  
慌從容與道化同迢迢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  
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  
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玄網于太  
極撫天一于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  
潔徒寄形軀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  
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恠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  
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王  
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溥愠河漢之

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  
弘幽且局步于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  
喻不多阮籍白



阮嗣宗集卷四終





